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五

臺諫類

賀大諫

真西山

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禪聖學之緝熙拜疏
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
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
雖警不足憂而骨體乏人為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

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
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強而四
夷服維今盛學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
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為西都大
廷之首冠朱弦比直玉鑑侔清冊府累年不改安恬之
操諫垣期歲獨高謇諤之風志存家門而不近名誠竭
朝廷而無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闥之遺已無
慚於長孺補衮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

增重方將紓長策以康國步
矢良暮而沃帝心扶公道
之脈於將微建太平之基
於弗墜翕然衆望屬在我公
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撤四
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
除音有諍臣七人端為明時
而喜呼太平萬歲倚新盛
事之觀

賀黃大諫

真西山

簡自中宸擢居正諫接龍
遙鷺已高御史之班翳鳳
騎麟更聳爭臣之望公朝
鼎重佞俗冰消恭惟某官
德器

端凝學力闕遠能定能應而涵養熟不矯不激而剛正
存呂大防擢副端由上所舉范祖禹居講席為論甚明
輔導既多褒遷豈後明陟冠七人之首勸講沃九重之
心反覆盡言田錫為朕汲黯匪伊爰立傳說乃予阿衡
某聳聽除音幾欲舞手

云云

賀大諫李寶學

楊誠齋

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諍臣之烈今
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

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才邪正之不
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之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
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
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
流於百世若昔可攷于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
私室久顯於國柄罔知勝算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
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
冥祇緣富貴之念深遑恤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為上

極陳雖懷魏徵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戇絀守淮
陽越既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絲殛
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令蒙徽數之
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綸恩之布咸新
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篁為世著蔡立朝二紀幾
嘗閱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駒促公獨
鳳鳴惟知效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逾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竦

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賀鄭大諫

陳箕牋

疇庸橫榻正位上坡白簡含霜稔著埋輪之望青蒲映日峻躋入閣之班播告揚庭歌謠盈路竊以國家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紀綱之司乃君子所恃小人所畏世道雲翳人情日偷靡聞諤諤之昌競取容容之福以依阿澁忍為圓熟以慷慨激發為迂狂不思名稱之

謂何乃忍波流而至是誰一舉手惟三折肱某官學洞
索丘量涵海嶽移治外之功以治內粲然經國之猷推
正心之學以正君卓爾尊朝之望橫飛直上特立獨行
崢嶸五院之名聲密勿九重之意睠惟激濁揚清之際
與獻可替否之間有重有輕孰先孰後爰綴材於排擊
俾一意於論思深惟古人審諤之風不若後世煩苛之
甚韓愈之譏陽子首陳時政之瘠肥盧仝之歌孟公獨
問民生之蘇息盖事以大原為急而言以切中為奇詎

尚支離以滋惶惑雖大雅自有成畫在宵人姑以效愚
某觀古多賢疑今罕遇何意讀開元之報恍如歌慶歷
之詩喜在胷中溢于言外見明目達聰之日已知天地
之重開想犯顏逆耳之風深覺雲雷之加壯嗣聞褒制
別貢慶牋

賀謝司諫

劉後村

龍墀渙號騎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為范君之賀法
筵第一義皆聳聽滎陽之言當宁虛襟在廷舉笏竊以

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固然與其蕩沃於已焦爛之餘孰若芟夷於未滋蔓之始既寢了翁之諫疏孰敢嬰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瞻言前哲復見令公恭惟某官稟岷峨之精英傳闕洛之本統頃居言責尤著直聲屬時督閩外之臣切慕下石頭之舉向微安石皆倒持手板之人賴有陽城倡裂壞白麻之語雖忤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幡然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

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擢風
霜之語夕傳昔未嘗望車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
銅山之賊然而質肅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
瑤華宮乃云事不止此寧一發之為快當百鍊而愈剛
公卿幸得遭時其可孤於明主諫官如此言事寧不賀
於太平遂自大坡進持魁柄某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
寫性情時宰疑麥葵之謗將明倫紀臺端有粟布之彈
粵從尹氏之秉均莫曉累臣之得臯不圖衰朽復備使

令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奮發
賡祖徠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

賀董司諫

李梅亭

進司補闕仍侍邇英責重寄隆益可告嘉猷于后謀從
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朝野喧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
所養剛大而道中庸人方此重而彼輕公獨以退而為
進廷臣無出右者天子居然罷之拔自州麾徧儀朝著
亟拜拾遺之命仍陪勸誦之聯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

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惟格王而正事
簡在中宸遂升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
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今目前無必至之憂而天
下有未形之患戎心外狡民力中乾天文變怪而難謀
人才卑少而不競民保於信而信屢爽位守以仁而仁
不流吏惰且貪兵虛仍脫無非事者請先大者之圖彼
何人斯尤願辦之之早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莫若杜羣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

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
閭內閭外不容二心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舍豺問狸則
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私憂回倉公於
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
然芬芳多矣富貴乃吾所有何足計哉忠良得路之難
切宜念此某當獻嘉頌顧進苦辭盖有感平日之知不
敢作細人之愛諸公不喜生語柔則茹之善人能受盡
言遐不謂矣尚欲作石守道紀德之頌幸勿還李師中

落韻之詩

賀湯司諫

劉後村

孚號于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
有爭臣尤急聞於骨體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國朝
參考唐制莫要於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誦岑參杜甫
之詩曰趨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時守延英向非一代
之名流曷副九重之妙選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
剛棲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

明主可為誨言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樂名利援禮以杜
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坫塞門
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
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欲避於淳
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
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
坡之峻徑躋兩地之尊某側聽出綸不知折屐幸有要
津為吾輩之盟主敢以晚節累平生之故人獻徂徠聖

德之詩尚能勉強作韓子諫臣之論無復激昂

賀鄭正言除司諫

王格齋

就陟諫垣頓增國重皂囊奏疏尚參兩省之聯黃紙除
書遂正七階之品人徯仁言之博士知元氣之還贊書
一傳輿言具穆某官修名蓋代厚德鎮浮黃鍾大鏞殆
非近世之人物光風霽月綽有前輩之風流孤忠上簡
於龍光清貫亟躋於鷺序冠豸豸角陰見現而已消手
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屬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

孰任盡言之責肆揚詔綈延登已試之英即疇底績之庸行正告廷之命某猥分閭寄遙聽除音聞鳴鳳於朝陽豈為私賀寄雙魚於尺素宜激忭悰

賀鄭正言

洪平齋

恭審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抗皂囊更納君德於無過之地扶持衆正引翼太平恭惟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壁昌黎之薰釀涵浸大放厥辭敬輿之懇切剗深不負所學寄政事於破竹

自解之勢綴功名於取果既熟之時方觀春雉之馴即
快秋鴻之漸捷登要路力挽頽波惟辨君子小人之分
以為天下後世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綉之後孰若
彌縫於納君自牖之初爰取冠豸之威徑上批鱗之奏
能使心正而筆自正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
見鄭公之論諫功成袞職即看山甫之登庸某委命窮
坑歸心渠厦晉適逢於晝接泰還喜於陽來禋帝右之
謀猷方幸新除於永叔言民生之利害敢祈勿遜於希

文

賀葛正言

楊誠齋

孚號大廷拾遺諫省古者所以責難於丕后非舜不陳
今代豈無敢言之正人如尊乃勇聞者興起躍如驪欣
恭惟某官議論通乎古今名實孚于上下以星翻漢回
之光采作新斯文以山高水深之風流照映當世詎儒
先於三館俾廷爭於四聰方聖天子從諫如流之秋曷
嘗罪夫言者惟諫大夫憂國若渴之志可曰無其時哉

扶皇極於將微護善類於既弱倘元氣無不實之處則
外敵亦何強之云即冠上坡用憚寰海某少而自好晚
乃早衰誦鷲經雞檄之言十年于此想龍章鳳姿之偉
一覲何從

賀董秘丞除正言

王格齋

光奉制綸擢居諫省道山委竹帛已盡紬四庫之書閩
闈呈琅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虚心而垂聽人側耳以
聳聞渙號一傳師虞具穆某官高文作古與學造微著

玉杯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緇金匱石室之作譽處翕然
肆疇冊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邁往
之程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攄於賢韞以入
告於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
小人有所忌蔚為百辟之儀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
即兼二者之美揚庭之寵指日以須某雅辱舊游喜聞
佳語賀厦欲同於燕雀莫造下風寄書遠託於鱗鴻未
殫抃悃

賀蔣諫議

方秋崖

簡自中宸擢居正諫粵躋橫榻得李勉而朝廷始尊陡
上大坡用仲淹而士夫相賀蓋以久持天下之正其必
能格君心之非永惟治亂之端在小人與君子此其消
長之道非宰相則諫官肆吾祖宗立國以來洗盡秦漢
諱言之習聽納之盛載籍所無是知累朝熙洽之休正
賴諸老箴規之力茲實主上用公之至意豈但先生執
政之緊頭恭惟某官質堅百鍊而愈精節貫四時而不

改仕者皆嚴憚黯已消落膽之姦帝曰無以易堯當有
沃心之論切窺聖德時憲天聰雖艱難有甚於絲棼而
恭儉本無於袞闕惟是外則桀驚不臣之國久矣鴟張
內則踞謹不靖之兵敢於狙詐事孰大於此者時其條
而上之非仁義不陳於前可使主憂而臣辱有謀猷入
告于后所願乾清而坤夷某越在邊城莫瞻朝著稱慶
歷者曰四諫尚能賡祖徠之詩今陽城號為一賢何待
作昌黎之論敢無動色傾聽嘉言

賀闕侍御

洪平齋

榻前承渥柱裏升班物情大旱之餘適蘇霖雨天象太
微之次首應法星九重侈知人之明四海享任賢之福
竊以兩儀具清明廣大之體萬物鍾扶輿磅礴之靈得
其中和者為景星為鳳皇全其剛正者為屈軼為獬豸
況千古之間氣生一朝之偉人如伯夷聖之清如孟軻
勇於義用能任天子耳目之寄予以壽皇家氣脈之傳
恭惟某官步趨聖賢冠冕道德旁蹊捷徑不求少室之

山絕岸孤峯坐閱瞿唐之浪顧環轍之久矣終覽輝而
下之簪筆烏臺伏蒲騎省上不為危言而駭聽下不為
矯節以沽名惟致辨於君子小人之間而防微於宦官
女子之際外邪不入元氣自充以培社稷無疆之休以
兆國家中興之象深締邃嚴之眷進顯雄劇之權堂堂
不撓為儒宗謀猷惟舊行行且止避御史風采又新然
而一論列闕吾道之盛衰一建明繫斯民之休戚時雖
無闕事或可言士夫懷寡廉鮮恥之風將帥乏趨事赴

功之志戰守之規模靡定賞罰之綱紀未張斜封尚費
於調停橫斂更多於朘削惟正人用則國勢重於黃鐘
九鼎惟公道行則人心安於泰山四維此皆前日之已
言抑亦于今之最急願伸欲議迄濟不平當令文靖之
警君復聞於世毋使清獻之論事專美於前狂斐一鳴
隕越萬坐

賀柴侍御

汪龍溪

妙簡宸衷寵司邦憲獨坐之長御史久虛不除橫榻之

亞中司此選甚茂朝有正士人無異言恭惟某官德齒
朝之達尊忠亮國之司直分南臺之糾察威望日隆贊
東閣之辨章彌綸歲久金百鍊而不渝其操玉三獻而
所售者真磅礴名途盡閱炎涼之變安恬世味不希富
貴之榮惟精忠素簡於上心故除目雅孚於羣議以詳
練之老而糾彈於萬務以清明之德而表率於百寮羣
陰見覘而消百度從繩則正猛獸之衛藜藿有以知朝
廷之尊和羹之作鹽梅殆將幹鈞衡之造某濫紆兩組

來長五溪忽聞播告之修私喜仁賢之用羣情無壅幸
非陽朔諱言之朝盛事可歌當繼慶厯得賢之頌

賀黃侍御

楊誠齋

皇咨上坡位專橫榻屬者進格君非之論九重亦為之
回天移而為糾官邪之司羣枉自然而見覘此非平日
之素焉得崇朝之孚恭惟某官以海內寡二之辭章收
天下第一之科目彼於權門炙手可熱之日竭蹶而趨
及聞高賢掉臂不顧之風其顛有泚逮公道之既白知

寸心之獨丹廷爭未幾臺端益峻士有攸挾恨無所施
靜而觀流涕太息之書孰不以古人而自許起而當君
子小人之會其無負夙志者幾希今聖主既求惟木之
繩在執事必為作金之礪即疇孤立之操遂登獨座之
崇某自分摧墮何辭漂泊瞻烏柏府晚乃依茂蔭之餘
振鷺柳溝夢不到末行之舊

賀鄭侍御

劉後村

渙號廣庭晉班橫榻古所云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不

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輿論交歸夷攷昔賢
有居是職峩冠叱李義府仗下皆驚草奏劾博陸侯廷
中咸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恭惟某官
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
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士登光範但知
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曰厚俗以教慈孝
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敘
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柄還饜鮑魚於臭腐之

餘在諸人易搏猛虎於咆哮之際為執事難茲拜雜端
以旌忠直必有以消弭異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
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徧更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
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興運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
在古靈藁中幸早陪於末坐拜延英門外獨阻賀於太
平

賀林侍御

方秋崖

出綸西掖執憲南床天子明明用臯陶而不仁者遠矣

王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禮者誅之茲得一賢重增九鼎
恭惟某官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觀經世
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仁義不敢
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接武夔龍蓬羽鶴
鷺綴赤墀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狸凜白筆抨彈
之志使顏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矧今士
習之媮未明國是之定倖門如鼠穴而不可塞弊事如
蝟毛而不可為外之則強敵之鴟張內之則驕兵之狙

詐勿用小人必亂邦也誰當共濟於艱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時則渴聞於忠讜願言密勿恣意敷云庶幾回事變於危急之秋或可觀德化於須臾之頃某逖居邊瑣欣誦宸綸有爭臣者七人迨底臯謨之績舉明主於三代願聞說命之篇敢不濡毫以需染牘

賀彭侍御

方壺山

恭審疏綸北闕司憲南床王無親臣久倚孤忠之助汝長御史亶由獨斷之明朝廷肅然夷夏幸甚恭惟某官

英英器度凜凜風猷正學正言蔚有前輩流之樣古心
古貌肯為今世俗之粧徧儀清切之班自結睿明之眷
果登緊地乃侍邃帷聖上嚴之如賓師海內恃以為王
傅側聞論奏皆大建明判正邪之狀於陛前截然界限
策和戰之情於塞外瞭若蔡著嘻陣脚之屢搖嘖局面
之幾換有若烏府抨彈之任最係觀瞻非得鯁直魁壘
之臣誰能鎮壓權益尊而望益聳位益峻而言益高身
名之重若山宗社之安如鼎佇由橫榻即對額朝某濫

此觀風恍然披霧既與善夫而相慶又欣小己之有依
木牛流馬之庸果哉難矣法龍筵象之義行且觀焉抃
蹈深深染濡靡竟

賀徐殿院

朱湛廬

親筆九天峻班三院日就于學素密啓於堯心時然後
言肆增明於舜日朝有諤士人無異辭欽惟某官有得
於聖人之書博通乎當世之務權門烈火不隨炙手之
羣廣廈細旃實贊勵精之治雖守今而据古亦指事以

陳情比及三年曾改絃之未久獨觀萬化仍膠柱之難
調朝行夕移甲可乙否張旃遺餌囊赤白以加多履畝
賦緡幣重輕而莫捄僉議新政更思舊人昔曾擊而去
之常預憂於鵬入今何來而集此尚與進於蠅營茲嘉
諫之一更意紀綱之漸變出任斯責可謂當仁調停之
初范相詎知有是理亂之決蜀公豈欺我哉側聞課月
之章深戒履霜之漸惟強有力克成厥終勉思元祐之
難可令再誤允保端平之美相與俱榮某維梓真情拔

茅溢喜正言曲學敢請擇於攸宜多病不才尚小煩於
并案

賀徐殿院

洪平齋

恭審顯膺宸綽紫副臺端宣政殿之衣冠夙重抨彈之
寄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朝廷以清天下之慶
恭惟某官南州碩望東魯鉅儒一倡音遺豁如黃鍾大
呂之奏萬仞壁立聳然孤峯絕岸之風國人同辭而曰
賢天子一見而恨晚方振纓於列邸即珥筆於要津護

君子如護元氣而不使動搖去小人若去惡草而惟恐
滋蔓開泰長否消之運收乾清坤夷之功然議論必欲
萬世之可書而紀綱不容一日之或弛既堂堂我豸於
烏府爰進進筮鵠於赤墀露劾滋多霜威增凜鐵面御
史之氣象今復見焉魚頭叅政之勲名斯在下矣某寄
身憲節拭目恩綸鵬鶚之在秋天喜有順風之便燕雀
之賀厦屋知無凌雨之虞

賀謝殿院

劉後村

出綈楓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
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
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叔實開
天聖慶厯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為元祐建中之命脈
偉矣執事今日之拜凜然羣公先正之風恭惟某官養
孟氏之至剛聞曾子之大勇頃我豸角親捋虎鬚舉扇
障元規之塵安能免我裂麻沮延齡之相不亦壯哉自
拂袖觚稜之邊徑誅茅廬峯之下屬者負宸收倒持之

柄臨朝思曲突之言趣歸過英俄擢補闕論蔡新州於
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攻彈王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
尤其先見丹心不改素論愈堅貴璫咸憚於淳夫掖庭
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
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棟任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
扶皇極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在古靈藁中何幸獲陪
於下客賀延英門外自嗟不及於武人

賀鄭察院

洪平齋

恭審丹禁疏恩烏臺振武陰邪盡屏天日為之開明風
采一新山嶽至於搖動聖朝以重善類焉依恭惟某官
玉尺端方金莖澄爽學窮根柢早傳書帶草之勞詞吐
英華屢應筆頭花之夢曷鳴弦而奏最即飛舄以摩空
人皆為聞然競進之圖已則有澹若無營之志靖待功
名之自至坐膺寵數以尤殊拔諸復逆之班置在糾繩
之地久無此舉今見其人消朋黨於未萌奚難去河北
之賊補缺遺於無跡斯足寢淮南之謀蓋當正人當路

之時自有猛虎在山之勢始獨持於白簡即對引於朱
衣某聳聽除音亦興懦志觸邪一角問寧及於狐狸棲
迹萬間賀尤深於燕雀

賀劉察院

劉後村

渙號楓宸升賢柏府昔飢烏久噤虛我獬豸之冠今鳴
鳳一聞盡革蝸蟾之響福流宗祏喜動措紳竊以人臣
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於天下永叔責高司
諫猶在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為博士寧遠作夷陵之

役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而萬代仰瞻
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某官充直剛大之浩
然兼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質為臣疇
昔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為全璧之人處之外服
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事為冥鴻之舉而諸賢
效仗馬之瘖聖斷赫然既親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
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繁官俾究前論衆競遭時而建策
獨思拔本以塞源況龍象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

如去草勢惟恐其蔓延擒賊先擒王公有如於摧陷翕
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
如丹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
之功名不惟霜簡之凝行見辰猷之告某羈孤一介閑
廢半生方寶紹間奇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倚
撫其奏篇及一相之顛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
忝驅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峻失職之久忝子
駿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可陳

於薄技

賀江察院

劉後村

出綸中禁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闕無怪盈庭之嘿今
鳳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明堂陛益尊搢紳相慶恭惟
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厯之去夏公首
登歐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言語為著
龜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岳繼先賢而挺出捨執事其誰
歸恭惟某官擅九牧之名為諸儒之倡出新義於繫辭

十翼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兩漢之間艾夷陳腐頃在端嘉之際早陪賢雋之游使其雅意於本朝久矣先居於此座幾年流落不肯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獨屹立南都之壁屬者朝更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徑我豸角謂金陵雖去奈其徒之護法實繁況老蔡尚存恐所仆之黨碑復立觀奏篇子奪抑揚之際繫世道理亂安危之分必不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三家而共國必真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宗

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於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席
於百僚焜燿一時芬芳千載某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
鮑之知契濶十期顛連百謫豈料窮途之不死獲觀賢
路之復亨訪凝之於匡廬山中悵莫從於名勝賀陽城
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水蹟之危幸托霜稜
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
之開說

賀盛察院

真西山

誕放芝檢分糾柏臺言路置六察官實司公道之脈聖
朝用一正士可立太平之基漢詔風馳周行霜凜伏惟
某官英姿挺特素節高嚴卓爾不羣行庶幾乎大雅
睟然見面望而知為吉人自登百辟之聯浸結九宸之
媿容臺禮樂甫參議論之官憲府紀綱亟任抨彈之寄
方將龜鏡國家之治亂涇渭天下之是非為正論之指南
斥儉朋於有北坐令海內如慶厯嘉祐之隆平肯使吳
中獨敬輿希文之專美某某曩陪駿武夙仰賢猷切聽鳳

鳴深為清時而喜敢同燕賀獨司大廈之成

賀金察院

楊誠齋

光被宸恩擢司風憲雷行鳳檢方進登天下之正人霜
肅烏臺俾盡吐胃中之素蘊雖俯從於人望實斷自於
天衷郵傳歡動於四方國重頓增於九鼎某官高文作
古雅望鎮浮庖丁之刀十九年綽有餘地孔明之栢二
千尺誰識苦心政所去而見思材無施而不可頃自流
錢之府往儀振鷺之羣子衿青青士有文武兼資之畧

王臣蹇蹇帝思風節不撓之英遂承渥於楓宸俾察庶
於栢寺邪朋屏迹雪見覲而自消善類寧居虎在山而
不採顧念雖資於彈劾亦難久屈於徊翔風采凜然今
已杜羣枉之門而開衆正之路鈞衡近止行當建萬世
之策而舉三代之隆某猥以諸生伏讀明詔身雖老矣
恐無芝菌蒸出之祥心則欣然猶有雞犬俱仙之望

賀王寺丞除察院

李梅亭

峻擢容臺進司糾院明天子厲精之日爭覩親除真御

史遴選其人迄符衆望風雲感會山岳動搖恭惟某官
心幹九秋文燄萬丈摘髭名第不應州縣之徒勞策足
要津共擬公侯之必復堅車大艦每難於進光風霽月
既久則明上欲求忠臣之尊念無易太常之肅嚴霜烈
日如令鑄九鼎以察姦縫霧裁雲行即登三堂而草制
某久違楓陛聞進蓋臣行行且止而避驄莫陪旅賀皇
皇者華之維絡願以汰歸

賀洪郎中除察院

李梅亭

親擢郎潛進司臺察十年去國安泉石之膏肓一札起家任朝廷之耳目公無欣戚邦有榮懷恭惟某官行守宮庭道深壺與養以剛大獨扛百斛之龍文出其緒餘連中八科之麟角惟其守專而退勇是以任重而進難社下之肉既均尋拜護軍之曲逆治中之足未展顧令乘障於陰平儀粉省以歸班封皂囊而論事回天有力方將批徑尺之鱗偃月生疑已不容立仗之馬曾令考功一出息之頃遂見拾遺九鑽火之明星既坼於中台

席遂前於半夜甫登表著徑拜裏行獬豸觸邪難置豺
狼而不問鷹隼始擊尤闕龍象之共觀聳聞破頭已足
落膽刊九山滌九川陂九澤通地氣以上騰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發天光而下濟此真御史矣豈憂匈奴哉
鑄金鼎以圖姦不難調鼎察玉衡而齊政然後保衡某
一寒漕冰六暑戍雪將返閭閻而曝日喜聞臺閣之生
風鵬鷃之在秋天倘或寬於西擊烏鵲之繞夜月願姑
聽其南飛

代通丁察院

方秋崖

伏以地接蒲田之近雅識行秘書天開栢府之嚴凜有
真御史方時仗馬辱我臺烏偉哉朝陽之鳴破此晝冥
之晦恭惟某官蘊著蔡先見之明而發之勇挺松柏後
凋之操而守之堅粵自易東共推斗北接武夔龍蓬羽
鷓鷯有嘉坤六二之直方當道豺狼安問狐狸聿逢乾
九五之剛健謂顏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
幸陰霾之劃開赫陽光於晦蝕試嘗讀宥府編摩之兩

疏已條上皇家綱紀之一端矧乘驄當不諱之朝而冠
豸立敢言之地想驚傳為殿上虎羣小人斂迹避之彼
局促如轅下駒有識者寒心久矣地天之泰堂陞自孚
然魏鄭公為良臣不願忠臣何煩彈擊抑魯仲連非國
士迺天下士過奉都俞某遭逢熙明傳誦謬學錦製
於琴瑟更張之後詎曰斗辟縣而不為如繭絲於杼軸
空荒之餘夫豈肅政臺之所許清議之畏赤立奚憂每
自賦先生鐵作肝之詩其敢為此翁身是膽之事儻取

縉紳之公論不廢綈袍之故情雖筆陋墨凡尚能作石
徂徠聖德之頌使山搖岳動亦將著韓昌黎諫臣之書
翹想風猷慄如霜凜

翰苑新書續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六

六部類

賀汪尚書兼太子詹事

戴象麓

渙被明綸晉陞華職冢卿聞望權衡北斗之司宮尹風
猷羽翼東朝之重增榮兩地交慶一天竊以尚書端右
之清班詹事承華之極選詮量晉品僅山公其人翊輔
漢儲一絳侯而已矧惟兼職必屬全才某官直道儀朝

忠規華國曾中全三光五岳之英氣筆下驅千兵萬馬
之雄文陳論披肝久結知於日月經綸貯腹未餘試於
風雷緒餘僅見於大司空節目畧施於春宗伯非大駮
歷曷罄謀猷亟入銓衡曳履星辰之上佇參機柄秉鈞
霖雨之中某辱知最先聞命增抃恨戴星於下邑阻披
霧於上京一紙忱辭大厦成而燕雀賀微躬私戀靈丹
就而雞犬空

賀章尚書

楊誠齋

申命秩宗正班宰伯春官六十立之長以維專曲禮三
千待其人而後舉有隆圖任茲遂真除恭惟某官重德
鎮浮清規厲俗中流砥柱百壬夙避其鋒野水孤舟六
丁莫措其手偉雲山之舒卷闢天下之重輕迨茲改絃
復此持橐堅車大艗安徐而後進光風霽月逾久而益
明粵從貳卿實典三禮振自古寅清之職還斯民子諒
之心不惟和上下而治神人蓋將經國家而定社稷茲
引星辰而上益高日月之依武德間有讜言忠無不報

貞觀初踐台斗理有固然某阻作鳧趨但深釐朴小草
有遠志懷哉並世之醫和大厦無棄材盍以與聞於匠
石

賀鄒尚書

朱湛盧

十行屢詔一節始趨居禮樂之司對揚休命論唐虞之
際克廣德心尚有典刑以定社稷恭惟某官集殿倫魁
之舊正元朝士之英技斷斷猗無他心怦怦兮諒直迺
者訪落之始嘗從招隱之求為王留行深惜鳳鸞之去

與波俱出遽尋鷗鷺之間雖蘭漿以逍遙亦桂山而憭
慄變而更化羣髦士以響臻問諸在朝獨侍臣之零落
猶以一譽而一毀至煩三沐以三熏奏篇盡長太息之
忱前席興久不見之嘆喜其未老惠然寔來明堂九筵
方嚴恭而自度秩宗三禮貫幽顯以相通竊原降福之
由多自尚賢之佑今則朋比消長議論嚶聲干戈未解
於淮襄輶傳難憑於沙漠衆所屬望莫若耆英夙夜惟
寅是為變理之本春秋具對豈徒灾異之陳某舊托門

關今乘邊障城吹畫角已厭聽於少陵人老玉關諒興
憐於定遠

賀任尚書兼給事

李梅亭

晉長冬官復兼夕聞國有六典孰如事典之優閒命出
一人實賴舍人之駁正況躋中庶尤簡上知某官曾湛
秋霜筆翻春潦獻納日月仁義陳於王前鼓舞風雷言
語妙於天下久典三禮既諧兆民疇若予工併任塗歸
之責乃在吾禁就兼翼贊之華忠既結於兩官名益高

於九牧投珠委地必有清平尚書之言批勅回天更觀
儒者給事之效既劑高馮之藥石即羹傅說之鹽梅某
聳聞除音喜至滿面君子得輿民所載也豈但收稽古
之功袞職有闕我儀圖之知必稱納言之任若方朔之
餓欲死與杜陵之凍且僵不知命而且鳴且號亦無恥
矣其潔已之與進與退惟所命之

賀史尚書

黃雲溪

肆頒顯寵疊拜異恩上帝簡知既峻秩宗之任前星肇

正式兼端尹之榮典禮文述作之司妙道德輔導之選
總此二職煥乎一時若昔師垣逮事高廟擢登禁甬有
加獻納之勞晉掌儲闈允開揖遜之美位繼登於鈞軸
勲用勒於鼎彝事掩前聞慶垂後裔天欲畀今日以紹
興淳熙之治時則以元子兼素座宮宋之崇開于宗祧
若合符節某官道尊而德備器博而量宏雅望具孚隱
然故國之喬木大疑立決信若格人之元龜比繇貳卿
獨贊秘策振主勢以去君側之惡立國本以安天下之

心使愉人壞植而散羣召故老謀事而補闕不哉此舉
誰歟之功爰率屬於南宮仍簡僚於東邸今周雅雖備
而邦儀未肅秦府既闕而賓筵尚虛是以軍法威嚴之
不行正人左右之或缺在干羽有解圍之理而莊嶽戒
傅說之咻言之若迂理不可緩矧惟先正綽有成規其
在擇利行之勿謂姑徐云爾必有成績要將大書於旂
常從此登庸可但親傳於衣鉢某受姿些窳涉世濶踈
辛勤半生乃玷奉常之第荏苒十載甫脫步兵之厨揚

雄方借於吹噓絳侯獨肆其讒毀退省羈單之跡已頽
榮進之心會明時杜羣枉之門而執事成萬間之厦倘
舍此而不告將持是以安歸願於論思調護之時賜以
提撕振拔之力如其不採何傷幽谷之芝蘭孰有無言
能作恩門之桃李

賀許侍郎除權書

洪平齋

恭審真除錫寵容典寡華禮樂之對丹墀夙著鼇頭之
望閭闔之開黃道直趨豹尾之班儒紳絕稽古之榮制

綽侈得人之慶恭惟某官氣陵華嶽學導岷江對太乙
之青藜牙籤盡讀夾玉皇之香案彤筆屢書抗旃修聘
以遐征駢屋聚觀而太息勇行以義膽大於身張中國
之威以折其謀沮強敵之圖以奪其氣復尋玉帛盡洗
甲兵丹書藻飾於人文金玉修明於王度方隆製作不
替論思謂中書之務未清毋以簿書期會而為急而天
下之弊自若何止錢穀決獄之可憂必揆守之兼明庶
紀綱之一振言闕國體籌合上心使命冢宰而統百官

無以易此況作秩宗而典三禮何以假為益新絲葛之
儀亟應引麻之識某凋心塵鞅刮目冰銜記臭味於蘭
同付襟期於栢悅五銖赤仄誰能點鐵以成金九轉丹
砂尚冀奪胎而換骨

賀李吏書

方秋崖

恭審光奉贊書峻登文部思皇多士聿生綜核之朝無
競維人式董銓衡之選國有公是人能誦言恭惟蔚然
臯夔之謨洋乎鼂董之對金華勸講非堯舜之道則不

陳玉璽緘辭編詩書之冊而無愧茂昭帝簡備極儒榮
乃顯四選之權獨處六曹之長咸造在庭而褒為首已
推名世之賢仰惟前代而訓厥官造正冢司之拜某欣
傳郵置敢後牋函諒藻鏡之餘閒流電巖之迅矚嗣聞
除目庸快夙心

賀吏部劉尚書

林克齋

簡在宸衷擢司銓部文昌之為八座均列職於中臺天
官之首六卿實晉班於太宰搢紳相慶流品可清某官

人物一代之英論議諸老之右淵源正學則以孔孟為
折衷慷慨大節則非堯舜不陳前粵從策步於雲霄久
已垂名於宇宙驅車而西度印阪意自許昔為孝子今
為忠臣奉詔而東過洛都人皆謂不作諫官必作御史
果登霜臺之六察遄長天子之七臣申做官邪茂明國
是復勸露門之講合峻甘泉之班咨若予工作帝之喉
舌兼司祈父為王之爪牙繙經依咫尺之天積望在彌
縫之地維今四選實昔三銓仕版莫盛於此時孰當任

責治人何有於弊法亡以易公抑賢業厯試而益張豈
上意驟用之不可觀泰階之接武無非啓事之山公佇
揆路之持衡復見佐時之伊尹某切聆除目倍喜常情
猥將指於閩中莫賀成於宇下望尚書之履於星辰之
上煜煜其光仰吏部之門如山斗之高惓惓有請

賀洪內相兼吏部

周平園

進儀內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絲絢而承聖問晨趨
玉笋曳華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

公之兩命竊以翰林迫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
司喉舌自昔法天而分職于今弄印以掄才繫國名儒
膺時遴選既兼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恭惟某官學
富家傳材優天授徧觀流畧豈徒窮九丘八索之淵源
洞察幾微固已熟五狄六戎之利害早振平臺之響即
符宣室之恩譽滿朝端譬之鳳皇芝草以為美瑞才周
世用非如儒生文士之有偏長三八修門九遷華貴帝
王之制坦然明白寢揚聞於西垣道德之威成乎安強

亦宣勞於右府式疇久次宜畀殊遷自丞郎而入北門
考院規而無倖由佐貳而陞太宰即選部以有光一時
傳陸贄之詔書多士賴山公之啓事矧如先正久暴大
忠半世龍庭猶握尚書之節決旬釐禁莫真學士之除
幸天定者亦能勝人故善積者必有餘慶是開賢胄來
踐世官繼處內庭踵贊皇之盛事並經常伯掩謝氏之
前聞行由供奉之班入筮疑丞之列某雖登門之日晚
辱解榻之意濃賚闕求官方愧旅進於馬牛之走扼姦

仲滯遽聞便列於雁鷺之行曾未敘於感悰會來陪於
賀容道古今而譽盛德非以為諛褻章服而揖上官是
云藉手

代賀戶部趙尚書

方巨山

恭審進長地官增重天府六卿紘橐民部雖繁三輔黃
圖神京愈肅有偉綸函之播於昭黼座之知恭惟奕矣
銀潢粹然玉璞言語妙天下魯諸儒何以尚之智略轉
上前漢廷臣無出右者誕緝九畿之政密聯八座之暉

欲還春意於地輿豈析秋毫於戶版尚書為國喉舌允
釐帝輦之浩繁執政猶吾股肱遙仰台垣之峻極某想
聞晝接傾篋辰猷聿瞻聽履之班竊有彈冠之喜敢忘
傳鯉如對匿犀

賀兵部張尚書

黃竹坡

恭審祇奉贊書峻陞常伯官儀如舊詰修禹迹之兵風
采聿新傾聽漢庭之履郵傳所暨慶抃惟均恭惟某官
識判眇綿氣涵剛大蘊三代廊廟之具負兩朝開濟之

資行夏乘商而放鄭聲得為邦之禮樂降周迄孔而成
王道具今日之經綸自登名躔休有華問持甘泉扈從
之橐非舜不陳立延英諫諍之班如尊廼勇果鷹眷命
首昇彛章爪牙居祈父之司喉舌總漢官之重峻文昌
之八座聊少偃於靈旗占泰階之六符即進叅於駿假
某遯聞成命竊借容光傾聽壯猷讀諸葛出師之表亟
符善頌歌武公入相之詩

代賀兵部許尚書

方秋崖

恭審渙敷周誥晉陟夏卿祈父王之爪牙盍釐九法尚
書帝之喉舌式綜五兵國有人焉民胥悅矣恭惟筆掃
單于之萬騎曾吞禹貢之九河挹翰林主人儼入花輒
之直列文昌司馬聿高荷橐之班遭時多艱屬望尤切
若曰用真儒而天下無敵其惟進有德而朝廷自尊得
頗牧於禁中今何憂乎蛇豕玩羌氏於掌上將自靖夫
鯨鯢言觀偉績之無前咸曰褒綸之已後某得之傳誦
私以忻愉式遒孤鳳之暉敢誓雙魚之素有言粗淺莫

既精微

賀刑部李尚書

楊誠齋

懋對庭揚典司邦臬識鄭公之履帝欣大雅之重來畫
虞氏之冠人謂古今之間出班行雖舊命數孔新咸曰
一召之光華可卜三登之氣象某官人間鍾呂天上塤
箎衍與闕深邁表裏軻雄之作光明俊偉挾規摹周召
之才蚤騰上於要華已發舒於諒直為王喉舌近帝股
肱方將颯騰乎紫樞黃閣之聯乃獨馳逐乎皂蓋朱幡

之寄自是三州之疲瘵合舞春風誰知六合之寬閒少
稽霖雨肆嘉遠業還寘近班深惟國憲之重輕允係生
民之休戚上方欽恤下每滋章徒有詔以掛牆竟無路
以空圖吾必正本根於朝廷之近洗去煩苛庶幾奠條
枚於郡邑之遙噓成樂易此聖天子焦心之際在大司
寇轉掌之間佇沈貫索之妖穩輔結繩之治發揮忠蓋
補塞休明某昨以飄蓬久依蔭樾十稔塵埃之撲面一
朝驚喜之裝懷夫豈偶然若有相者自知衰落已甘捐

翼於坐隅倘未沈埋尚願託身於門下

代賀刑部曾尚書

陳箕牕

渙寵宸庭升華憲部十行題雁誰能領袖於論思一日
爽鳩自可噓呵於愁嘆揚庭有喜通國謂然竊以舜命
九官莫重明刑而弼教穆存三后必先降典以折民蓋
陽舒陰慘之微差則春殺秋生之迥判慨俗吏煩苛之
政出羽鑽皮聞真儒忠厚之風信眉吐氣恭惟庶子尚
書文穿月脇名埒斗魁以賈生通達之才夙負無雙之

譽誦董子高明之語早收第一之科亟開雲路之岩堯
徧歷氷銜之清切蓋稽古之力人共驚嗟而濟時之心
公獨祇畏惟上有蓼蕭及海之意而下無茂草鞠靡之
風何擇非人惟明克允肆特疏於天寵俾進總於秋卿
匪徒刊漢室之九章抑欲副堯心之三宥自古有德有
才之士每以無時無命為憂或棲遲老死而志不少伸
或渙忍晚成而業弗大振洪惟間氣亶曰罕儔佇恢光
明俊偉之圖以迓博遠靈長之慶某身縻小壘神溯崇

墉命忽聆於袞遷情倍深於林躍效劉氏蒲鞭之政誠自愧於疎材體周家肺石之仁庶弘宣於德意

賀工部劉尚書

黃竹坡

恩綸拜寵起部陞華帝曰疇若垂哉擢典汝工之職漢庭誰如卿者遂陞常伯之班朝登偉人士載嘉頌恭惟某官天球不琢玉井無波學有淵源倒彭蠡三江之勢事無盤錯倚豐城雙劍之鋒蚤登名躔休有華閭處憲府枰彈之地得勉益尊立延英諫諍之班如尊乃勇懋

展經綸之業見謂通明之材信湖山之炳靈有槐鼎之
相繼爰膺眷命申畀彞章出納居喉舌之司技巧陋
元成之世聖人作百工之事政少藉於研思文昌峻八
座之躔行即參於駿假某落南寢久竊芘居多茲聞
子之得輿輒效小夫之貢牘蟠木為萬乘之器必資根
柢之容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鑄鄒之想

賀工部戴尚書

陳箕牕

渙寵宸庭升華起部望崇九寓信可若於子工位近三

台行進熙於帝戴吾黨僕詩書之潤斯民見仁義之勲
某官文起東嘉名尊大戴君子教若時雨旁洽焦枯學
者仰如太山坐鎮浮薄退而傳道授業進則尊主庇民
身有去來心無得喪晚際聖神之遇備揚清切之班寘
彼周行左右爪牙之助納于儲宥熒煌羽翼之勲天相
斯文公為元氣肆密頌於晝接俾特進於冬卿蓋聖主
以下濟為亨而賢者以中行為吉往時講習固非空言
今日發揮尤觀實用既不為阨窮之孔孟當慨慕烜赫

之臯夔側聽殊恩以酬偉績某羈於百拙釀此一寒絕
嗟塵思之填膺長憶清言之在耳忽聆播告不覺騷呼
但使有生盡入霖雨甄陶之內庶幾後死亦歸春風鼓
舞之中矢心而陳躡足以望

賀工部劉尚書

楊誠齋

渙號凝旒晉班曳履嗟我天塹久勞一面之蕃宣密勿
冬官遂長重曠之獻納正人居內公道增崇竊以六職
之有百工官本沿於姬室八座之次二府權莫重於本

朝厥選不輕視人為重豈惟制取創物發和弓垂矢之
規摹抑欲道在致君增周鼎商盤之氣象除目一下舉
手交忻某官天壤蜚英山川炳瑞敬王如孟子非仁義
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當神聖改弦
之旦正英雄入彀之初直上清華丕宣久大方拜夕有
光於左闥而班春游屈於鉅邦鬚髮早皤知為民庸之
故膽肝尚武益堅帝簡之新肆趣覲於燕間遂首躋於
雞索非特賴二老歸周之力又欲觀四皓事漢之風矧

今君臣遇合之隆謹若兄弟惓連之盛功名富貴已知
前定於往年氣節勲猷益識後凋於此日某淒涼旅瑣
蹭蹬儒酸嘗猥蒙國士之知敢浪作塗人之頌百畝樹
蕙已甘獨了於啼號四海調梅所願大恢於發育

賀宇文大卿除權戶侍

洪平齋

恭審渙渥詞垣陞華版部出范蠡計然之半策用之不
窮數鄴侯劉晏之諸公作者可及亨衢相照禁路何榮
恭惟某官業鉅而材周器闕而學邃有是父有是子名

殆滿於四夷難為兄難為弟望俱隆於一世以忠義為
傳家之學於謀猷見憂國之心權衡三尺之平培植九
農之扈御月方升於霄漢使星已照於穹廬旄節生風
旃裘褭氣相與嘆名臣之有後寧容謂中國之無人歸
對龍顏進聯豹尾方錢穀出入之問或躊躇於廟堂而
簿書期會之文且旁午於郡縣既無貫朽紅腐之積詎
免黃放白催之風痛嗟眼下之瘡忍縮袖間之手利權
允當心計惟明蓋將甦民瘼於膏肓之餘是必計國用

於源流之地上皇祐計會之錄聊假筭鞭作慶歷聖德
之詩徑煩補袞某搶頭爐鞴掣肘文移聳聞君子之得
輿深喜蒼生之蒙福一枝烏鵲尚容借林樾之陰中駕
駑駘更冀寬轡銜之力

賀何禮侍

黃竹坡

恭審誕播明綸榮躋法從惟王使掌邦禮方新周典之
修咨伯汝作秩宗遂正虞廷之命籤郵所暨慶抃惟均
恭惟某官一代奇才三光異稟真秦漢以來絕無而僅

有以臯夔之業獨負而力行議論不羣飄若駟馬輕車
之路清明可敬炯如凝風寒露之冰踐敷中外之途懋
著聲猷之遠駕錦車於甸服結慈佩於朝行使符軺傳
之交馳御月郎星之俱煥果膺異顧申卑徽章俾贊貳
於容臺仍討論於冊府少須制作陳泰階之六符即慶
登庸聯文昌之三相某為州無狀竊託居多茲聞綸綍
之行深有帡幪之託想甚都之車騎阻造賓筵馳不腆
之書詞仰承記室

賀趙制置除兵侍

李梅亭

顯冊宗藩升卿武部司馬掌九伐之法外益重於中權
元戎先十乘之行遠式邁於近列傳聞四海忻懌一詞
某官迪德碩膚負材瓌特獻宗英之禮樂卓爾不羣謀
元帥於詩書飄然無敵文武作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
之衝三百屢兮竊笑無功之祿利十八年矣備嘗在外
之艱難自殄鯨鯢之妖滋奪沙塵之氣茲膺天寵迄拜
夏卿獎三軍以定中原聿觀偉績間兩社而輔公室佇

接前芳某治任方歸聞報失喜知有功則必悅見無德
之不酬錦城雖樂不如早還益增西望繡裳無所於汝
信處更佇東歸

賀王舍人除工侍

洪平齋

恭審召自外臺躋之起部香案螭頭之側曾珥筆以直
前屬車豹尾之間還結綯而徑上有賢如此為國庶幾
恭惟某官鯁亮不回堅剛有守作辨奸之論以王衍盧
杞合為一人陳聖德之詩與歐陽余靖號稱三諫蜚英

聲而磨斗厲直氣以生風皂囊屢上於清明更化之初
赤幟獨立於頽靡成俗之地不合則去有待而行起家
以二千石之真沿江如百萬師之重方易皇華之節又
封紱詔之泥身有行藏道無信誑上恨用君之不早公
言舍我以其誰進參玄武之司適應道人之徇要令藝
事亦效工箴輪人得以議堂上之書膳宰至於舉席間
之解自相先於獻可奚僅止於精能數其上之三人久
負公卿之望處乎內有一相亟應宰輔之求某夙附青

雲尚淪白水弔沙洲之影辱憐夜月之孤鴻賀厦屋之
成願入春風之雙燕彈冠自喜濡墨奚彈

賀戴詹事除工侍

洪平齋

恭審龍光渙渥雉正躋榮北斗之戴文昌特重五材之
飭前星之拱太極迄終三善之成吾國庶幾斯文幸甚
恭惟某官四海模楷三朝典刑取之逢其原發明中庸
大學之蘊粹然一於正塗改清廟生民之詩惟溥博淵
泉之出以時故仕止久速之當其可罄論思於紫禁專

彈肅於青宮洋洋春誦而夏弦進進月將而日就儲君
可謂得其師矣天子又欲親而友之峻升元武之班益
聳宮端之望傳之德義猶治鳧臬段之攻金教以詩書
亦梓匠輪輿之就木於曳履輸忠之暇開養蒙作聖之
功舜既咨堯商其命說某團藥故步踴躍新觀在冶在
釣幸不為化工之棄物為棖為桷願終歸匠石之掄材
燕賀惟深魚緘莫寫

賀江陵趙制置除工侍

楊誠齋

優詔元戎升御起部司空用以寵舊荆之牧未曰殊恩
貴人不待入長安之城直為異數中權增壯上眷彌深
某官氣直而溫材弘以毅稟衡山扶輿之積人知鍾駿
嶽之神師葵軒正大之傳天使壽熊湘之學聞善若決
疾惡如風粵從使指之膚出領制垣之重姦貪膽落洗
空當道之豺狼邊圉心寒驚遁繞枝之烏鵲寬九重顧
既四三年江左見導無憂固將大用北門非準不可未
免小留惟無敵知儒者之真況有功見賢人之久徒得

君重使若予工豹尾雞翹獻納上司於雨露熊旂犀節
嗶嘑外震於雷霆營壘旗幟初無所更朝野人士皆為
之慶洞庭彭蠡可但為分北之區廣漢江沱蓋亦繫二
南之化況占雲祲當護風寒竊窺往年根本宜固之言
及讀近日事業無窮之奏萬國王帛豈甘安王業之偏
百年丘墟亦貴度時賢之力願謹郊圻之申畫姑思牖
戶之綢繆中興當用寶材更訪英豪於物外上策莫如
自治合商得失於楮中與民守之吾庸多矣朝廷已深

知治行宜但儀簪索之班牙纛不足為公榮要當勉旃
常之績某雖無學術知有忠賢頃捧辟書輒干賓謁不
緣介紹蒙稱人品之高尋困憂恫又為地主之累今者
尋磨驢之步爰茲修賀燕之恭登樓而憶仲宣豈但感
凋零之迹下堂而執駿茂或許傾結約之心

賀工部朱侍郎

戴象麓

擢大司農登少常伯考亭垂世人知斯道之尊起部掄
材天眷先儒之後善類有喜僉言均懽恭惟某官稟三

陽之純受六學之正魯庭聞禮皆桑麻穀粟之言廬阜
分符承禮樂詩書之澤物格理至言傳天通逢聖代之
表章首諸家而擢用兩放侯度洵領使華以曩時農扈
之周旋兆今日共工之副介亦有伊水之裔蔡軒之孫
麗澤芝蘭象山柯葉皆被鈞天之寵數獨推禁路之論
思仰惟累朝雅重先正雖不試太平之事業已首陳大
學之條章施之父子君臣森然本末先後播千萬代有
十餘書遭際重明闡家藏而告后權輿大任扶國是以

興邦某無所取材暫焉陟聞不唯鄉黨之故賸喜絲綸
之放時方務殷警切外治責難之恭陳善之敬亮密勿
於冕旒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願恪恭於師旅

賀曾侍郎

戴象麓

榮拜制綸真除從橐紫薇兼直煥號令於風雷白鶴分
聯增潤輝於星海得賢為慶稽古有榮切以銓曹為天
下之權衡卿貳尤朝中之綱轄矧東儲親密古號三公
同班而西掖清華時謂一佛出世能兼是職亦幾何人

某官山斗英標圭璋粹望非但文學人物當今之第一
抑將勲猷事業為世之少雙自發沖天驚人之聲名已
著謀王斷國之方畧記言螭陛諭德虎闈隨所踐敷為
之焜耀宜益隆於殊眷亟鼎拜於峻除斗中之貴為文
昌已亞尚書之座魁下之星曰台宿佇班宰相之聯某
久沐眷知越深忻喜恨縻下邑阻拜後塵依芘鵲枝末
路效戀軒之馬馳緘燕廈後時慚失旦之雞

代賀魏侍郎

方秋崖

伏審渙敷書贊進貳憲曹民自得於湖山久奏吳門之
最帝慨思於人物趣歸漢殿之班豈得詳刑斯皇殊綽
某不勝燕賀敢後魚傳致治幾成康坐想措刑之盛使
君為堯舜諒懷濟世之忠無數頌言切惟監在

代賀趙侍郎

方秋崖

伏審光奉紮泥之詔入踐白雲之司天地之德曰生庶
幾刑措祖宗以仁相授謹簡郎潛乃睠麟宗咨平犴獄
恭惟玉璣黃流之釀郁冰壺朱絃之勁清繇浙以西有

羨間平之經術維斗之北於皇齊魯之福星正茲大厦
之賀成造以小秋而召去民曰奪吾父矣帝其得賢臣
焉獨提丹筆之春已傳呂命徑荷紕囊之索聿矢臯謨
某蚤所傾心喜而舞手贈以芍藥敢不書子張之紳報
之瓊瑤久欲聽鄭崇之履輕片塵瀆別楮助陳

賀陳尚書除吏部仍兼內翰

李梅亭

峻長六卿增崇八座惟王有成績紀于日月之常命汝
作納言引此星辰之履仍專輦禁增重雞翹某官學濟

道真器函天粹絕識洗空於凡馬全才立解於千牛積
江漢經營之勞有河山帶礪之烈允文允武立德立功
還頗牧於禁中悍卒回心於讀詔講唐虞於羶上頑民
聽命於舞干茲膺典選之升始是奮庸之漸文昌垂象
實為上將上相之躔武帳前龜行有為保為師之命暫
煩長文制九品之任行見曲逆遂萬物之宜某未解漕
冰正馳驛務聞尚書之踐台斗或垂念於孤槎聽散人
之拜江湖早歸身於三徑

賀侍左趙郎中

黃竹坡

出綉楓宸褰裳蘭省恩章狎至旁聯列宿之光風采聿
新進典三銓之重本支擢秀輿頌交歡惟一時屬籍之
英負四代禮樂之器植立見於議論風流播於簡編早
膺清切之除見謂通明之器琫戈錫盾聊分畿節之榮
簞第錯衡爰促介圭之覲亟紆宸眷分典銓曹少儀粉
省之班正即甘泉之從倚觀賢業高揜前聞某託此云
初修詞敢後讀元和三十七之疏猥玷同升贊虞庭一

金史曰凡二
卷六
二日之機第觀掀舉容趨賓榻以既賀棕

賀錢郎中

洪平齋

恭審疏恩清禁陟序粉闈衣綉春歸留甘棠之蔽芾給
綾夜直對嘉木之婆娑吏道以懲士論惟允恭惟某官
學闕百聖名塞兩間長江大河之行地中無若筆頭之
潤金城湯池之在天下盡歸曾次之奇每恨蜀諸葛之
不復生而謂楚三閭之為可吊遊觀所至感慨良多方
聞華節之平反又趣介圭之入覲龍顏喜動雞舌香浮

首懲武功爵級之過多坐使司馬材官之各當拜赤管
諭縻之賜未足為榮草紮泥玉璽之封即應有命某舊
聯朝袂今墮吏塵風飄水浮夢舞江頭之逆旅天高星
遠心降省眼之英游

代賀馬郎中

方秋崖

伏審進班郎省敷訓藩房以六經淑天揖之親以九式
均地官之賦初傳除目允穆師言恭惟五常白眉一時
巨擘言議如周而有草茅之氣功名如援而無蕙苴之

疑乃珥筆於華軒乃為模於朱邸簡知之渥寵數斯皇
彌綸豈久於郎潛獻納逾躋於禁從某同僚厚甚聞命
躍如敢忘芹美之羞庸致厦成之賀

賀馮架閣

黃雲溪

疏恩九陞列屬六官宦路收聲早結玉宸之眷朝行接
武暫司金匱之藏佇嗣拜於芝綸即峻躋於蘭省某欽
聆成命倍激驩悰亟擘柔牋姑馳誠於記室繼修漫刺
庸展慶於賓閣誦詠之私敷陳罔既

代賀吳架閣

楊誠齋

起自珍祠入司故府人登龍斷孰知靜退之風公不蠅
營宜有登崇之命恭惟某官器資莊裕德履淑均讀數
萬言信一第之直溷子閱三十載猶屢薦而不入官茲
回香火之功名來主文書之几閣假途數月發軔九衢
某有幸協恭先勤遣記匪我言耄實慚堂下之斲輪及
爾同寮知免袖間之縮手

代回黃架閣

李梅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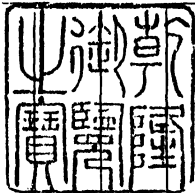
渙奉新綸晉司故府俎豆軍旅之事允藉通材文學禮
義之官宜為妙選恭惟某官蟠書挂腹取第摘髭祭竈
一同有珞珞球球之氣隨軺萬里無乖刺刺之情流
聲實於朝廷主文書於几閣更培風力會決雲衢某何
與推賢過勤委翰授我木李莫翰論報之情期君蟠桃
姑寫願忠之意

代回薛架閣

劉後村

渙奉新綸晉司故籍文書盈於几愛莫助之牒訴裝其

懷今知免矣恭惟某官河東鸞鷲冀北麒麟自中雋於
文闈即舒翹於侯泮鷓臯未集豺虎已多車鞞麟馬蕭
蕭君誰與守印纍纍綬若若吾不徒行宜哉薦揚有此
除寵佇憲章之明習即臺閣之飛騰某甚愧濫巾猥勤
銜袖居州在宋真足為王所之賢夫子却齊願更觀儒
者之效



翰苑新書續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貢生臣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七

經筵類

賀蔡侍郎陞侍讀

洪平齋

購績典銓升班進讀視玉堂之草遠追三盤五誥之遺
說金華之書盡洗諸子百家之陋天將大任道不虛行
恭惟某官學包九流聲滿六合氣剛大則當今之孟子
文雅健則後代之子長功名聽其自來榮貴付之素定

不肯疾趨於半武惟知傲睨於羣飛數年遠龍尾之階
一日上鰲頭之禁春翻紅藥夜對金蓮方王言獨鼓於
風雷而人物更精於冰鑑欲重北扉之直仍陪西學之
遊堯舜汲汲仲尼皇皇所貴為王者之事虞夏渾渾商
書灑灑直期續聖人之傳於從容暇豫之時有諮訪討
論之益凝旒采簡重席逾多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間與
吾坡仙處元祐之始皆華盖有翰林之逼而細氈惟廣
廈之居不圖今焉復見作者地禁度花磚之日天低垂

畫衮之雲亶為六籍之光庸振諸儒之氣寵唐臣於三
侍咸知稽古之榮取漢相於一言佇究經邦之業某系
心玉峙決昔冰銜雖憐點鐵之難成不覺彈冠而自喜
結柳而送窮鬼又驚歲律之推移折梅而寄故人正待
春風之披拂

賀兩諫官兼侍讀

洪平齋

恭審恩渙綸闈道尊經幄有謀告后獨高騎省之風以
嫩詔王益重虎門之望百家退聽六籍增光恭惟某官

兩都純儒三代遺直立言垂世周情孔思之源流引義
正君伊訓說命之表裏春映玉墀之度夜嚴金鑰之聽
念治世或有厝火積薪之憂而忠臣可無納約自牖之
術進補緝熙之學欲留光大之勲不特奏三千牘以為
多方且奪五十席而未已虞夏渾渾商書灑灑坐而論
之堯舜汲汲仲尼皇皇盛茂加矣從而補袞于以迓衡
某愒日是虞聞風亦起細旃之上徒聞講師三昧之功
函席之間莫奉孺子一編之教

賀章中丞兼侍讀

楊誠齋

出綉楓宸專席栢寺御史五院風憲獨倚以提綱太微
四星景緯亦為之動色一臺肅若羣聽聳然某官文章
兩京學術六藝蘊蓄至富如泰山喬岳之所藏議論不
窮真長江大河之無極自宦途之鴻漸旋朝路之鵬騫
學省樞庭之徜徉冊府憲臺之容與衆筮九遷而未快
自乞一麾而遽行王尊之乍佞乍賢何有於我子文之
無喜無愠一聽之天公論以久而自明德望因退而愈

重再趨天闕榮陟月聯黃麻似經爭傳內外制之溫潤
清鑒如鏡莫欺左右銓之精明茲錫龍光首居易列慨
念解瑟更張之始尚懷置器安危之憂雖諸老登朝咸
喜盈廷之鸞鳳然羣枉側目正須搏物之鷹鷂要須護
君子而排小人自足尊中國而折外裔載觀近轍例為
二三執政之階即正宰衡光輔五百興王之運某誤恩
分節失喜速郵故武追隨夢不到駕行之末私悚踴躍
書聊宣燕賀之誠

賀禮部黃尚書兼侍讀

陳箕牕

簡自大君升之常伯儀曹清切出先鴻碩之討論經幄
森嚴入預燕閒之啓沃熒煌疊組鼓舞垂紳某竊以夷
夔不生禮樂之事幾廢褚馬間出講論之名始尊作新
四海之人文緝熙九重之聖學是為妙選豈屬凡才倣
觀大老之攀龍已卜中興之有象恭惟著龜先見松栢
後凋轆轤懿文鍾三光五岳之氣本原正學麾諸子百
家之流自其袞袞以登臺謂可駸駸而托國能於衆醉

保此獨醒杖藜歸去之田園咳唾倘來之冠冕曲高寡
和道大難容迨明聖而改弦引耆英而入彀甫陪獻納
又屈藩宣雖共知試外之材終不若居中之耀惟公用
國如珠在淵不矜其迹而有無限之輝不顯其庸而有
弗知之潤公所樹立世之表儀佇培大用之規模以究
晚成之勛業某問影林杪舉頭雲間不知鵲喜之何頻
盡說鴻飛之方健三已三仕豈足為公意之重輕一歲
一圻蓋亦係斯文之通塞趨向雖晚依禱惟深

賀鍾侍郎除左侍郎兼中書及侍講

李梅亭

大君渙號小宰升賢三銓審官尤重左曹之衡尺一佛
出世仍兼右掖之絲綸碧落彌高紕微增煥恭惟某官
目營四海曾著千年闕百聖於寸心不夷不惠而願孔
子之學掃千軍於獨筆非韓非孟而成歐陽之文雲雷
十載之經綸江漢六年之方泳怒鵬既擊凡馬皆空蛻
骨地仙直上蓬萊瀛洲之島影纓天策徧儀承明金馬

之庭堯釀舜醺最宜為誥班香宋艷安敢比材非道不
陳於前在庭無出其右日獻月納亦有嘉謀年除歲遷
士無異論四輔既備命史佚以記言五禮有庸咨伯夷
而降典露門重席星戶鳴珂緝熙有賴於仔肩左右宜
咨於汝翼掌六典之貳更追裴馬之蹤遂萬物之宜即
接夔龍之武某夙蒙推挽竟自顛隕今墮孤雲落照之
邊誰復高山流水之賞江梅尚難於寄驛海棠詎易以
移栽然蓬戶雪邊十暑碎杜陵之葛在玉堂天上一寒

望范叔之袍

代賀李侍郎除在京宮觀兼侍讀

王格齋

伏審光奉綸言歸侍經幄久矣去國其何以慰蒼生之
心幡然賜環稍足以生善類之氣蓋公論乃今而後定
殆揆路繼此而延登側聞除書幾至曲踊恭惟某官統
傳洙泗秀出岷峨聖人
不生豈在乎弟子之列大雅既
熄當求之古人之中盡緡金匱之藏有光玉振之響氣

直養而無害材何施而不宜頃由簡知入躋禁近有能
典朕三禮是資寅直之誠爾尚弼予一人綽有論思之
益曲高難和道大不容納履星辰之間把麾江湖之外
顯曹僻郡未嘗干喜愠之懷緗帙縹囊初不廢校讎之
課淵乎於道而益進淡然與世以相忘其如治狀之上
聞不容造物之我舍錫以芝檢歸諸笋班奉琳宮之緣
宛在上清虛皇之側勸邇英之講迪以合宮衢室之初
行將登庸大慰僉屬某為品甚下辱知獨深墮在塵埃

米鹽之中限以雲泥關山之隅伏讀贊命喜倍等倫郵
置相望喜連意舒辭之易達成瓜伊邇將考德論業之
有期頌詠滋深科條莫究

史館類

賀李大著

洪平齋

策勛東觀正位承明惟此官乃侍從之階故今代以選
掄為重昔人之進者固多矣蜀士之資者可攷焉淳夫
在元祐之時莊叔當紹興之末皆歷大著作之任遂為

修記注之官以公之才何彼之愧承天未老固無乳媪之譏孫綽可稱允謂文人之冠矧惟鉅美方萃高門父子並兼史官古今無此榮遇蓋談遷未始聯事而彪固亦非同時崔駰三世相承止於傳業應奉五葉不絕姑曰承家豈若無異論於三傳之中施隔屏於一堂之上行並儀於禁路實增煥於周行某冒直玉堂嘗勤藻翰以為行慶超遷之命是故少稽酬答之言今雖愧於後時竊自欣於先見即期展謁聊復紆誠

宮教類

賀聶宮教

李梅亭

疇庸軍計分教宮藩王事我獨賢勞恬然終歲仁人誼
不謀利展也自今除目一傳滿口交慶恭惟某官蓄學
有裕揆材不貲人見其五兵之精神孰窺其一劍之肝
膽長沙射鵬袖不足以回旋柳嶺割雞氣益高而磅礴
甫通班筭又宰盤根取美最以來朝紛交章之至闕諸
公之登臺省盡息吾黔此士之落江湖真令人癭為州

別駕去國期年皇帝曰嘻誰會廩人之出丞相言是莫如國士之追方當楮幣新舊之交承頗覺中外人情之訖阻公能調益民得懋遷茂丕績於帝庭進嘉謀於王府會計當而已昔專出納之司誦說云乎哉今乃範模之職於皇列邸肇建明師高帝子孫固有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受簡於兔園必明禮義庶恥之原使知君臣父子之實庶淮南知憚汲黯而東海亦敬王尊此外功名時來則為之耳向來學問公烏得無情哉某辱

知頗深聞報失喜行行驄馬孰不知尺五之去天戢戢
魚頭詎敢乞斗升而活我

翰苑新書續集卷七